

窗凌花

□杨中宇

童年的记忆是五彩缤纷的,但记得最深、一直萦绕在脑际的,还是冬天盛开在窗户上那千姿百态的冰凌花。它始终盛开在我童年的心底,是任何水墨丹青大师的画卷都无法比拟的。

冬日的早晨,每当一睁开眼睛,窗户上那千姿百态的冰凌花便映入眼帘,那是冬天里的一座座百花园,你看吧:那洁白如垠的幅地上,一株株参天的椰树那么挺拔,茂密的树叶聚散有致,那一幅又分明是一株盛开的百合,花朵呈圆筒形喇叭状,花芯里露出几绺花蕊,在繁叶簇拥中尽显端庄典雅。那又分明是一幅牡丹图,一朵朵盛开的花儿姿态婀娜,雍容华贵。还有那一幅又好似一株株盛开的美人蕉,枝繁叶茂,片片相连。再看那边的青纱帐,浓密幽深。成片的好似农家院里的竹篱笆,院里的禽畜清晰可见。左上角傲骨俏立、桀骜不驯的几枝,分明就是没有花蕾的干枝梅,在严冬中傲然挺立、迎风斗雪。目光前移,进入视野的是一簇簇从生的水草和一片片珊瑚林,形状各异,别具特色;那连成一片的看上去酷似海底森林。

初升的阳光照在窗户上,玻璃上又折射出几点熠熠的辉光,既似夜空中群星闪烁、又似水晶宫中晶莹浪花。再看,那一根呈弧形状的物体好像武松打虎时老虎那用力挥舞的尾巴,毛茸茸,脉络节骨清晰可见,真好似小说中描绘的虎尾钢鞭。还有一幅绝妙的山水胜迹。你看那山,连绵逶迤起伏,一山连着一山,山上似乎还长着一些叫不出名的植物。你看那峰,挺拔俊秀,从内向外透着一股灵气,峰崖下面是万丈深渊。你看那水、似从天而降的一道瀑布,落地又如九转回肠,流去潺潺,不知流向何处?朦胧中似乎水上有舟,舟中有翁,翁头戴笠、身披蓑、手持竿,口里哼着谁也听不清的渔歌小调,正在享受着他独有的逸致闲情。看到此处我真想拍案叫绝,天下哪里去寻找这样的人间仙境?哪个大师能画出如此绝妙的水墨丹青?我们还发现用手指在窗花上写字可划几下,便在第二天现出另外一种景象,有时可以生出我们所要看到的图形,给我们以倾然欢呼胜利的快乐。真遗憾当时没有一部照相机,若能留下这样一幅珍迹,那真是一幅绝美的画卷!可惜这么美好的画卷只能随着慢慢敲响的晨钟和冉冉升起的旭日,而逐渐变得越来越模糊了,最后竟然化成了一片冰水。阳光更大面积地照进了屋子,我无可奈何地望着窗子,只能期盼着下一个黎明的到来……

冬天里窗上的霜花,如今已很少见,因为现在冬天的气温比三四十年前升高了许多,室内外温差小就不会产生霜花,过去屋里生火炉子,加上在屋里用大锅做饭,还要做豆腐、炖猪食,天热气腾腾,水气特重,水气与冰冻的玻璃相遇,窗上的冰霜图案就形成了。水气时轻时重,甚至室内人的走动,都会影响到窗上冰霜的轻重厚度不同,展现出变幻莫测的画面。这是自然界和人类无意间的巧妙合作、共同创造的艺术奇观。

它的美妙纵即逝,它的美出人意料,它的美奇遇而不可求,像中国画一样酣畅淋漓,给人一种瞬间的视觉震撼。



北国寒冬。

冬夜如酒

□孔繁宇

小时候的冬天比现在要冷得多,西北风挟着烟雪,刀子一样割人的脸。滴水成冰,呵气成霜,去院子里抱柴禾,都得猫着小腰跑。那时候的房舍本就低矮,大雪一盖,远远望去,屋檐几乎贴着地皮儿了。如果不是早晚的炊烟,外人很难发现,这里还有几个村子呢。

可是不管外面冷成啥样,一进到屋子里,温暖的气息一下子扑过来,像要把你融化似的。俺们那嘎嘎,屋子虽简陋,却暖和。要是谁家进了门还要缩脖揣袖喃喃呵呵,是要被别人笑话的。并不是笑话他家穷,而是笑话他家懒,山上的柴草不缺,但风勤些就不会挨冻。

在大东北,人勤快,脑瓜子也灵。窗子要双层的格子窗,两层之间的空隙,要铺一定厚度的锯末子(细木屑),既隔寒又吸潮。入冬前家家都拾掇好灶坑、炕洞和烟囱,清掉一春夏的积灰。还要在屋地上砌一个大火炉,最好有火墙,火炕则是必须的。晚上点着一把柴火,压上一筐苞米糲子,那红红的火光就映在脸上,一闪一闪的引人遐思。东北人家最显眼、最有特色的就是那两铺南北大炕了。东北人的热情,也体现在欢迎客人时的那句:来,快上炕,炕头暖和。那炕头热的,管保让你坐不一会儿就烫得跳起来。

冬天,天黑得早,吃晚饭时妈喊我点灯放桌子。说是点灯,其实是点蜡烛。那时候虽说早已通了电装了电灯,但电力不足,常常限电,所以家家都备着蜡烛。我记事的时候,我们那里又熏又炒的煤油灯已经不大用了。我们现在为了追求浪漫绞尽脑汁想出来的烛光晚餐,在那时候却是再寻常不过的了。当然饭菜总是老三样,苞米面大饼子、大炖粥、小米饭。可现在回想起来,那简单的饭菜咋那么香啊,那冒着热气的味道已经渗透进记忆中,酿成岁月的美食,成为醇香的永恒。

晚饭后,婶子大娘们就开始走东家串西家了。那时候邻里关系特别亲密,去谁家都不必敲门,掀开棚门帘子,一边推门进屋,一边扯嗓门喊:都谁请家呢?婶子大娘们手上从不闲着,有纳鞋底子的,有纺麻线的。一边唠着闲嗑,一边麻利地忙着活计,还不忘抽空儿骂两句炕上炕下乱窜乱跳的那几个小孩嘎子。

小孩嘎子们最盼的就是过年了。一进腊月各家就早早忙开了,磨面,包粘豆包。不管谁家杀猪,乡里乡亲的都来帮忙,当院儿烧一大锅开水,热气腾腾的,盼望过年的热情也沸腾起来。邻居王婶家有个远亲好像是哪个食堂的大师傅,跟前跟儿的时候,王婶会请他来做炸货,果子、麻花,还有一种小吃,叫“套环儿”。他手艺好,炸的果子比供销社卖的好吃多了。他一来,左邻右舍都排队请他来自家做。因为请的人多,会排到半夜呢。炸了一大盆,妈只叫我们一人尝一点,其余的都放到仓房里,留着过年吃。我们就咽着口水数着还有几天过年。

那时候没有电视、电脑,冬夜就显得特别长。妈偶尔会炒些瓜子爆米花,日子在“咋奔儿咋奔儿”的磕瓜子、被调剂得糊糊香香的。夜漫长,炉子里的火咕呱,忽燎忽燎地映着棚顶,父亲的鼾声把我们一家扯进香甜的梦乡。几十年以后回想起来,像喝了一壶滚烫滚烫的陈年老酒。

北方的冬季,大雪覆盖了一切,鸟兽打食成了问题。野鸡落进院子里与家鸡抢食吃,野狼、狐狸进村伤家畜的事时有发生

打狼记事

□李平



东北平原狼。

四十多年前,我们村子的耕地不多,人家也不稠密。村子四周尽是大草甸子和扯地连天的柳条通子,狐狸、野兔不老少,还有野狼出没。邻近生产队放在甸子上过夜(长夜膘)的牛马,偶尔会发生牛犊子被咬掉了耳朵,或者马驹子被咬伤的事情。听到牛马惊叫,牛倌马倌不敢靠前,只能麻溜点着火堆,用大鞭子甩几个响,再扯嗓子喊几声,把狼吓唬走而已,没人敢去追打。那时,偶尔也会有路人碰到狼的事情。虽说没听到有人被狼伤着过,但是,狼却是人们心里边很可怕的东西。大人们如果恶作剧地“虎着脸”喊一声“狼来了”,再假装害怕跑几步,能把胆小的孩子吓得吱哇乱叫,拼命往家跑,甚至吓得尿在裤子里。谁家的小孩子如果把母亲哭闹急了,小孩的母亲就会板着脸吓唬说:“还哭?再哭就让狼把你吃去了!”

北方的冬季,大雪覆盖了一切,鸟兽打食成了问题。野鸡落进院子里与家鸡抢食吃,野狼进村时有发生。我家院里就落过一只公野鸡,身上的羽毛可新鲜呢。我父亲猫着腰拿着擀面杖想把野鸡打住,不想,野鸡挺机灵,扑棱一下飞起来了。结果,擀面杖把自家的鸡腿打断了。我看见野鸡飞得又低又慢,于是撒腿就追,被父亲吼住了,骂了句:“傻狗撵飞禽”!夜里还会有野兽溜进村子祸害禽畜(多是狼和狐狸)。那年冬天,雪下得出奇的大,常会封住房门。野外的雪壳子有没膝深。村里丢失禽畜挺邪乎,三天两头就会发生,人们议论纷纷,可没啥办法,只能加固一下禽畜的圈舍而已。一天早晨,村西头的王二黑家丢了一头二十来斤的小猪崽,几个村民顺着血印往村外找,在路边壕沟的雪窝里发现一处血迹和一些猪毛,却没发现野兽的迹象。王二黑媳妇心疼得直抹眼泪。大伙根据野兽能把二十来斤的小猪崽叨走来估计,肯定是张三(狼)进村干的。野兽进村吃些禽兽是小事,万一一整不好,哪天伤着了人,可就是人命关天的大事了。于是,大队干部委派担任民兵连长的我老叔领几个基干民兵想法打狼。我老叔走遍了全村,只借到两支能用的老猎枪(散弹枪),跟几个民兵维修一下,装好弹药,第二天一早,几个人扛着猎枪到野外去打狼。在雪壳子里转悠了一大天,搜了好几个柳条通,放了好几枪,就打住了一只草狐狸,连狼影都没见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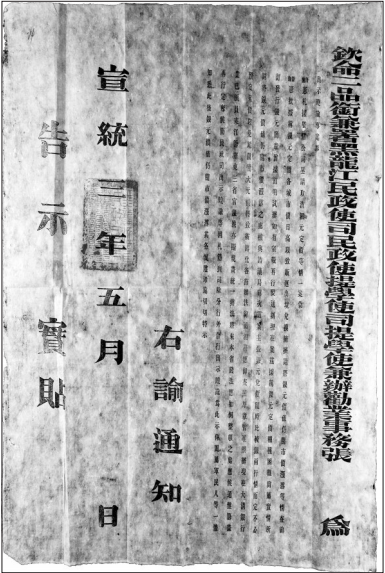
晚上回来时,几个人又累又饿,往生产队的大火炕上一躺,就不想起来了。当时,我正和小伙伴在生产队院里玩。见他们回来,还拎着一只死狐狸,就跟进屋里瞧稀奇。老叔躺在炕上冲我喊:“小干巴(我长得瘦,外号小干巴),去把豆腐信叫来给我们炖狐狸肉。”老叔这个民兵连长,属于大队干部,别说指使豆腐信,就是生产小队的队长,也得听他的。当时,豆腐信正在吃晚饭,听说我老叔叫他去炖狐狸肉,赶忙放下饭碗,拿一把杀猪刀到了生产队。给狐狸扒去皮,豆腐倌左看右看,吧嗒吧嗒嘴说:“白瞎了,这皮子都打成了筛子眼,唉,熟一熟,凑合做两双手闷子吧!”那天晚上,我借老叔光吃了一回狐狸肉(其他小伙伴被大人打发回家了。不然,人多肉少,谁也不好)。

第二天,我老叔和几个人商量,到野外去打狼,雪壳子太深,太累人。另外,狼是特别狡猾的野兽,轻易不会被人发现。大家决定“守株待狼”。我老叔从生产队仓库里找了一些铁线仔,让我母亲炒熟,擀碎,(这东西特别香,隔很远都能闻到香味),拌上小米饭,攥成团子,用水棍扎个眼,放进砒霜,再把小眼堵上。头半夜,等家家户户熄灯睡觉了,我老叔他们用几十个饭团子在村子两头的路口摆下了“繁星阵”。这么香的东西,只要狼来了,包它有来无回!后半夜,村里的狗乱叫一气。我老叔他们从生产队的大炕上爬起来,拿着棍棒、扎枪和手电四处查找。地上的饭团子一个也没剩,却不见狼影。我老叔他们估摸,吃了这么多毒饭团子,就是逃回了野外,照样活不了……想不到,刚一亮天,村里就嚷嚷开了。村西头的老李家丢了一只大鹅,老王家和村东头老刘家的狗无缘无故死在了院子里。听到议论,我老叔一拍大腿,心说:“坏了,那些饭团子香味太大,让那两条狗包圆了。而那只该死的狼又钻了空子!”下午,生产队象征性的给死了狗的两户社员家记了一些工分,算作赔偿。

后来,老辈人说,狼吃荤腥(食肉),饭团子再香,它轻易也不会碰。于是,我老叔他们又想出了下套、下夹子的主意。他们一共从社员家里借来三个大踩盘夹子和九个打鸟的大夹子。踩盘夹子是夹狐狸和兔子的,劲大,而且带有“狗牙”,一旦夹住野兽,不把握挣脱,万难逃脱。那几只打鸟的大夹子也挺有劲,能夹住野鸡。要是踩盘夹子夹住

取消银元定价告示

□孔维震



取消银元定价告示。

这是一件1911年(宣统三年)黑龙江广信公司呈请取消银元定价的告示,告示为宣纸铅印而成,由黑龙江民政司颁发,全文300多字,字迹清晰,内容通俗易懂,长60厘米,宽55厘米,告示结尾盖有满汉合璧“黑龙江省民政司印”戳记。



北国风

北方传统饮食

□于晓莹 杨满良

古时北方的大草原,地广人稀。草原沃野,马、牛、羊成群,飞禽走兽扎堆。这里盛产玉米、高粱、大豆、谷子和糜子等各种作物。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北方传统的种植业和养殖业也同时决定了北方人过去传统的饮食习惯。

北方的汉人多是清末民初从关内移入。垦荒后自耕自食。主食为小米、玉米面、玉米糲子、黄米、高粱米等。平时多吃小米干饭、小米粥,煮玉米糲子粥、玉米面大饼子等。只有逢年过节,才能吃上一、两顿大米或白面。汉人肉食以猪肉为主,古时几乎家家养猪。进入腊月,无论贫富,都要杀年猪。食用的蔬菜有白菜、土豆、萝卜、大葱、茄子、辣椒、香菜等。酸菜和土豆是北方汉人漫长冬季的主食。汉人还有做腌菜的习惯。每年春天,把大豆炒熟后,碾成面做成大酱块子,放到阴凉地发酵长毛后,再碾碎放入缸内加盐,发酵后即可食用。小葱、白菜、香菜和黄瓜等蘸大酱都是汉人喜食的菜肴。婚礼和丧葬时,无论贫富都要吃套菜,如“六顶六”(六个盘子六个碗)、“八顶八”(八个盘子八个碗)等。饮用的主要是白酒和米汤。古时汉人没有饮茶习惯,来了客人,有钱人家可沏一壶茶,穷人家用白开水招待。

古时的北方蒙古族牧民主要过着游牧生活,主食以牛、羊肉和炒米为主。食用牛奶和奶制品。宴席以全羊、手把肉为上品,入席者用刀自割自食。民国以后,因蒙古族牧民和汉人交往频繁,主食便逐步改变以粮食为主了。

蒙古人喜食全羊,时逢过年过节或来了尊贵客人,都要选择上好肥羊,用尖刀剖开胸部,伸进手捏断气管即杀之,以免羊血流出。杀后退毛或剥皮,取出内脏后按骨节解开煮熟。羊的臀部蒙人称“乌沙”,用于款待上等客人,其余部分给一般客人吃。羊肉装入大木盘中,上边插上刀子,客人持刀自选肥瘦,大口肉、大碗酒,无不称快。

另外,蒙古族还喜喝羊汤,是用羊的全部内脏和骨肉合煮后,根据个人口味加各种调料,其味鲜美无比。每年夏天入伏后,恰值羊膘肥体壮时,蒙人都有杀羊喝羊汤习俗。

蒙古族入夏季吃肉干,因为夏季鲜肉无法贮藏,蒙古人便把食后剩余的牛羊羊肉用刀子割成条状,用盐腌好后曝晒成肉干,食前用火烤或蒸熟。这种肉干携带方便,适宜夏季保存食用。奶豆腐,蒙人称“纳吉格”或“呼日达”。

北方满族人的饮食主要以烧烤见长。擅用生酱(大酱)。蔬菜随季节不同而变化,杂以野菜和菌类,尤喜食猪肉,多用白水煮,谓之“白煮肉”。设大宴时多用烤全羊。忌吃狗肉。



北方人杀年猪。

满族人习惯养猪,每年春节杀的年猪一部分肥肉腌在坛子里以备一年食用。最习惯吃的是白肉、血肠、猪肉酸菜炖粉条,为之烩菜。吃烩菜时,要把做好的菜连锅端上,满族人的桌子中间都有一活动的圆板,吃菜时将桌子中间活动的圆板拆出,桌下放一个火盆,将菜锅坐在支起的铁架子上。火苗徐徐,菜锅咕嘟,众人盘膝而坐,从锅内直接夹菜沾汤自食,其乐无穷。

东北自古资源丰富,如《恩切布库》中写道:“梅花鹿伴人奔驰,黄蜂群酿着花蜜。溪河里的细鳞鱼多得像银带,脚踩着就可以过河,一舀下去,三个壮汉都吃不了。”文中还描写了大马哈鱼逆水而上,逆水而上的大马哈鱼,拼命游到色尔丹巴拉,生儿育女,鱼挨鱼,鱼碰鱼,密密麻麻,一片翻腾。”大马哈鱼,对于满族的先民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口粮,鱼肉红嫩鲜美,可以炖吃,可以烤吃。禽肉、兽肉,甚至蛙、蟒、蛇、之肉,都可成为自己的佳肴,世代传下的著名的苏木冻肉、苏木干肉、苏木烤肉、苏木熏肉、苏木烹肉、苏木干肉,已流传百年,为世人称道。

满族早期农耕业不发达,蔬菜种植也较晚,所以采摘野菜是其饮食佐餐的一个主要方面。人们给山菜起了些形象而又有趣的名字,单看那些菜名,就是以引起人们的食欲。

春节前一个月,将刺老芽的枝头采回,竖放在木桶中,浇上水,春节时就可以吃到新鲜的刺老芽。山菜吃法也是多种多样,一般热水焯后蘸满族自制的豆酱吃,很是下饭。也可以和肉、蛋等炒、炖、煎,还可以制成咸菜。俗传长白山三大名菜,就是蕨菜、薇菜、刺老芽三种山菜,其营养价值很高。

北国风
扫码关注